

文學的靈感角落
主題企劃

生命樹

文、圖——王盛弘（作家）

該怎麼解釋呢，對植物的愛好。如果你是同道，不必多加言說，交換一個眼神，眼神中的熱量和電流，盡在不語中；如果不是，誤以為植物更接近於礦物，那麼，就想想貓奴——也許你就是其中一員，此一族群甚夥，有些還頗霸道——對貓的依賴，那是一種你對牠多過於牠對你的愛之需索。居家自然少不了植物，種三吋五吋七吋瓦盆裡，它們是寧願你少些溺愛少些關注，水不能多澆、肥不能常施，日照太弱則要補強、過盛則需遮蔭，一株株小家碧玉、我見猶憐，終究不如扎在大地上的那一些，勇健，強壯，坦然而自在。

長住城南，常往植物園踱去，出家門走牯嶺街，遇南海路左轉，建國中學正對面右拐，劇場、科教館、廣播電台夾道，盡頭一座旋轉門，轉開一個新天地：沿史博館牆根漫步於荷花池畔，幾年之間看盡荷塘榮了又枯了又榮。植物園區塊的配置也像小小一個街坊，我穿來梭去，看闊葉針葉共榮、黃花紅花交雜，看老葉凋零、新

芽初發，枯枝轉瞬成繁華。走著走著便走進西北角多肉植物區，仙人掌、景天、大戟、龍舌蘭、摩羅、番杏、夾竹桃、鳳梨、露兜樹、馬齒莧、瓜、菊、百合科，一一行注目禮，年紀漸長我越能夠懂得它們的內斂、枯淡、不招展不獻媚。我在大石壘起的小丘的平坦處歇一會兒。這兒人跡罕見，只有鳥雀喧譁；市井人聲每多嘔啞啾嘶，但鳥雀啼鳴，即連喜鵲的嘎嘎都宛然是天籟。活在這個世上我卻總有避世的想望，慶幸還有一個世界，可以讓我躲開這個世界。

貴州鄰近廣西有個苗寨，他們在孩子落地時為他種一棵樹，當他死去，便將這棵樹砍下，取中段小心剖成四瓣，以樹皮包裹死者在密林深處葬下，不堆墳塚、不立墓碑，但再種上一棵樹。活著是一棵樹，死了，也是一棵樹；我知道有個地方我該歸去，臨於風、沐於雨，曝曬炎陽、扎根大地，我願我是一棵樹。■



台北動物園——一座城市的回憶

文、圖——何曼莊（作家）

動物園搬家的日子，1986年9月14日，是許多台北人永遠記得的一天。那是一個晴朗的星期天，新公園（後來改名二二八紀念公園）周邊都是賣吹泡泡水的小販，我爸把妹妹扛在肩上，我抓著一台潛望鏡，在愛國西路一帶等著動物搬家的隊伍經過。從圓山到木柵新園總共14.3公里，準備搬家的工作花了很多天，得把動物餵飽、將獅子麻醉、把象龜洗乾淨、再好好哄騙那些猴子和猩猩，特別難對付的是當時變得多疑的大象林旺，幾十個人花了八小時才讓牠走進特別訂製的超大貨櫃，那個貨櫃現在還在木柵動物園裡展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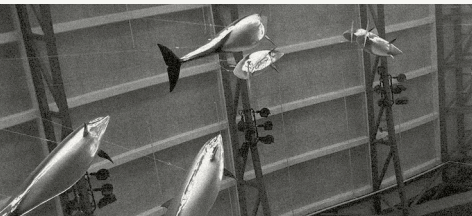
那是一個充滿煙花粉彩的美好日子，是我對過世父親稀薄的回憶中，特別具體的一天，搬家隊伍延綿了幾公里，有樂儀隊、警車開路，在中正紀念堂、台灣大學前有定點表演，木柵新園前廣場小朋友舞獅歡迎動物入住，有幾十萬人在夾道圍觀，那天非常炎熱，許多人打著洋傘，行道樹上掛滿了想看得更清楚的小朋友，長頸鹿屁

股坐在貨櫃裡、頭頸卻伸出車外（除了這樣也沒別的辦法啦）、老虎在裝飾得很花俏的花車裡打呵欠。

動物園是一座記憶載體，把一些美好的回憶牢牢地抓在地上，當你看見面前一座動物園，它其實不只是動物園，它保存了一個城市的記憶，保存著曾經在這裡活著的人與動物的大小往事，除了地震、火災、海嘯、暴動和恐怖攻擊，一座城市也可以擁有玫瑰色的、糖果氣味的、或者動物嘖嘖叫佐以遊行鼓號樂的集體記憶。

經過很多年以後，當你想起某個親愛的人，想起你曾經跟他同遊動物園，在那裡歡笑嬉鬧、或是賭氣流淚，不管那天是晴是雨，你都深深懷念與他共度的一天。

那個人可能已經不在，但是動物園仍然在這裡。■



離海 很近的時候

文、圖——林達陽（作家）

夜深了，與許多孩童在海生館的教室裡做黏土勞作。教室很大，且離海不遠，風裡有淡淡的海水氣味，令人安心。只是太久沒玩彩色黏土了，我盡可能專注，但屢屢因挫折分心，反覆添上或掐去不對勁的部分。怎會這麼困難呢？好像怎麼做都是不對的。但小孩們不管這些，邊做邊玩，端著未完成的小小勞作跑來跑去，有時為了補充材料，有時只是熱鬧。他們一次次經過我桌旁，我轉頭好奇的看，但看不出他們做的都是什麼。座位另一側的窗戶是開著的，外頭一片漆黑。應是不可能的，但我好像能聽見海浪的聲音。

我不知道自己想做的是什麼。邊試邊想，捏了一隻目盲的企鵝，立在一本與它同高的大書之前，書頁上頭，全是空白的。自己想想也覺得滿意，學習有時候不就是這樣的事情？柔軟且有溫度的黏土，像是睜著大眼睛的小孩將小小的手交在我手中。我小心捧著企鵝與書放上通風的木架，等待它在時間中定型，期待它一夜之間變得堅強，堅強而且脆弱。

隔日醒來，孩童們都還在棉被堆裡深深睡著。推門出去是很好的天氣，看見海被豢養在小小的海灣裡。我伸手去摸架上的黏土，雖仍是柔軟的，但輪廓已經定型，心裡也覺得開心，湊近觀察，發現企鵝與空白的大書上，佈滿了乾裂、細瑣的紋路。

缺陷是好的。我們很幸福。■

屏東海生館固定舉辦夜宿活動，夜宿隔日醒來，望著水缸裡的水生動物，我總覺得自己又能回到孩提時期，能夠重新理解生活裡的缺憾和美好、熟輕孰重。



詩房的靈光

文、圖——鍾文音（作家）

俄羅斯安娜阿赫瑪托娃是我喜愛的女詩人之一，她的故居如此尋常，簡單素樸，內含詩的靈光。

我很喜歡這間公寓，每一扇窗都面對著庭院，光影交織成命運的房間。隨意可唸出的名字都是俄羅斯閃亮詩人：馬雅可夫斯基、曼德斯坦、塔特林……。我可以站在一個角落凝視許久，凝視那些不再被詩人觸摸的物件，一張書桌，一個咖啡杯，一只煙灰缸、一枝筆、一張紙、一具娃娃。

那些牆上的肖像畫或者桌上的黑白照片都如此吸引人，還有燈和書桌。作家生活裡最需要的物質除了紙筆外，就是書桌和燈了。

檯燈捻亮著，映出的桌子上一些雕像，櫃子的一些收藏，還有化妝台，橢圓形的鏡子把我的形象凝結在安娜的空間，我和她跨越時空瞬間交會了。

這間詩房是愛欲，也是離愁。安娜在這裡目睹自己的丈夫和兒子先後被逮捕，之後丈夫被槍決了，兒子也入圜牆，她果然如自己所寫的詩：一無所有。

但她心中還有詩。

假如詩是救贖，那麼詩就有了力量，詩就是安娜的彼岸，她依賴這種詩心，想像的昇華，以度過人生的苦澀。

在異鄉，我也想起自己的書房，和安娜有些仿似。也許是因為創作者都是站在光的邊緣，沈浸在光與暗交織的詩房，和繆思共舞。創作者將自己置在繁華染缸裡，然後再一一檢視與除魅。

我注意到安娜的房間櫃子上有一個佛像和銅香盤。瞬間那物件把我的目光牢牢釘住了，因為那個銅香盤我也有一個和她一模一樣的，竟然還魂在她的空間。

安娜在這間房子留下許多生活過的美麗痕跡，當然一定要有詩。

我將離開你的白屋與平靜的花園
讓生命趨向空無，亮潔。

我將在詩裡頌讚你（而且只頌讚你），
以女人還未有過的才能。

而你將憶起所愛的人，
為她的眼睛，你創造了這樂園。

但我買賣稀有貨品……

我出售你的愛和溫柔。■



踏上能進入村上春樹 《1Q84》 世界的公園之丘

文、圖——季子弘（作家、飛鳥季社社長）

剛搬回高雄的時候，在靠近捷運中央公園站的新興市場內臨時租了間小套房，每天解決完晚餐，我習慣慢慢走到中央公園，散散步，坐一坐。這個習慣維持了將近二個月左右，每晚都會坐在公園裡的高丘上，拿出手機點開臉書，打卡。

我自訂了一個名為「中央公園・丘」的打卡地點，那陣子手邊正在看的書是村上春樹的《1Q84》，天吾和青豆兩個人各自平行發展的故事，終於要在屬於1Q84那個時空相遇了。每晚坐在這座丘上的我，面對剛結束的感情、初搬回高雄的陌生感，以及重新學習一個人生活的強烈孤獨。自己就像跳進與眾人平行存在的1Q84世界裡，日子只有工作和一隻從台北帶下來的黑白貓，剩下的就是完全孤單的自己。有二個月的時間，對於中央公園的印象，只有夜晚的山丘和建築物五彩繽紛的燈光效果。白天的公園究竟是什麼模樣呢？特別找了一天早上去逛，才發現這裡處處充滿

驚喜。那座晚上常去的丘，白天看起來像是不用收費的滑草場，因為完全無遮蔭之處，所以白天幾乎沒人坐在丘上。公園裡還有湖水、小島和小橋，鵝鴨是基本班底。公園最適合野餐的位子就在靠近捷運站一號出口的小橋旁，有現成的石頭可當作椅子，眼前湖水就是最佳配餐風景。

公園另一端還有座高雄文學館，位於民生路和中華路交叉口處，從丘的位置往斜對角走到底就是了。這段路大約要走十多分鐘左右，我總是當成京都的哲學之道來走，邊走邊想事情，或只是放空漫步，也覺得愜意極了。想想回來當高雄人真不錯，台北有大安森林公園，高雄也有中央公園，台灣南北各有一座都市之肺，循著自然之道徐徐呼吸著，多健康，多美好！■



在路上

文、圖——黃麗群（作家）

我一直不太敢於相信「靈感」這件事。儘管這兩字一定程度說明了寫作過程裡不可說的意味，像奇門遁甲，像大廚在上菜前一刻才撒上的一點隱密香料，像仿單上名字神祕的藥引，靠著它挑筋脈，順肌理，入血氣。總之一言難盡。

但對我而言寫作實是在靈感香料與藥引子之外那些青菜或豆腐的事，地骨皮或路邊草的事，它總是莫名其妙在日常道途上發生，在淋浴時發生，在走向早餐店時紅綠燈變換踏步之前發生，在陌生人走進一道陌生門的瞬間發生，那個電光石火時候一切真正的寫作都已在背景與白噪音中完成，剩下只是時間以及耐住性子的問題。

（或者該說，對我而言一切問題都出在時間與耐住性子吧……）

當被時間逼慘了或非得耐住性子的時候，我也有習慣的地點與喜歡的位置（大多是附近的咖啡店。最近幾年我刻意避免在家工作，因為坐在床鋪與閒書旁邊不能

睡又不能玩，太絕望了），台灣不常用「碼字」這個詞，但我想它真是說明了打開筆電那一瞬間面臨的是種怎樣纖細怎樣推磨的手藝，像紡織工匠一樣憑空提取腦神經裡縷縷不願到位的蛛絲。所以寫作者或許要有顆異質的心，但這件事本身一點都不浪漫不能放誕。所謂「寫作要耐得住寂寞」，我感覺那寂寞並不是有沒有讀者或獲不獲得注意的表面理解，而是在過程中不斷向內的抗辯、質問與對峙。世界上沒有什麼比自己與自己為敵更寂寞了。

瑞士諸羅山谷，瘦瘠苦寒之地，據說那兒能發展出在塵粒上雕出玲瓏塔、舉世不敵的鐘錶工藝，原因在於冬季太長，匠師們只好回到桌前打磨橋板上一條更細的髮絲紋；這大概是現實裡最接近寫作的一種狀態了：一條在安忍中鑽牛角尖的道途，一條在風與雪與冰裡疾行的道途，而不知為何，我就這樣上了路。■